专题文明史译丛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丛书主编：苏智良　陈　恒



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

〔美〕彼得·N. 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　著

李　月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Peter N. Stearns

© 2003 Peter N. Stearn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hereafter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商务印书馆独家翻译、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上海市内涵建设文科师范一流学科项目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译丛序言

人类文明史既有宏大叙事，也充满了生动细节；既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兴盛与衰败，也反映了英雄个人的梦想和血泪。事实上，真正决定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那些恒常存在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等，它波澜不惊却暗流涌动，彼此关联而又催生变化，并裹挟一切外部因素，使之转变成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因此，那些关乎全球文明发展和彼此共生性因素，无一不成为研究的对象，无一不成为大众阅读的焦点。生态、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凡此种种，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在这种文明史的叙述中，阶段性的政治内容相对淡化，长时段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得以凸显。文明史的目的是介绍、传播人类文明、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通过文明史的阅读明了人类尊严获得的历史，从而塑造自己的生活理念。

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往来日益密切，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阅读文明史以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域外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文明史也可以培育人们更加开阔的思维、更加完善的人格。多读文明史，不仅能让人们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使人们能以兼容并包的思维看待世界和人生，而且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多变中汲取有益的智慧，训练理性思考的能力。

在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了解、掌握人类文明知识和理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当代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因此，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象牙塔，虽然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知识形态转变为普通民众也能接受的大众文化。况且，普及大众文化，才能不断出现更多的人才参与研究工作，文化也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不断出现更丰富的精英文化。这是一个相互依存，循环发展的过程，缺一不可。

主编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说，“小册子并不比大部头好写”，可见从写作角度来看，浅显易懂的著述并不比那些高头讲章好写。大众阅读是要用较少的时间又能快速获得相关知识，因此叙述不但简明，更要生动，要有历史细节，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故事点，可见这样的书并不好处理。

第一，大众作品的通俗读物虽然结构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大事不能漏，小事不能错”，达到“悦”读的境界，并不容易。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宏观视野，没有承上启下的问题意识是难以做到合理选择题材，善于取舍材料，有的放矢的。

第二，真正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必定是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能在读者心目中引起共鸣。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历史上畅销的、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哪部不是切合时代的需求的？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哪部不是适应时代潮流产生的？再看看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易中天、钱文忠、于丹的作品，虽然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至少让很多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认知了历史与文化。

第三，历史学家笔下的作品是要从史料中发现故事，而非小说家、历史小说家笔下的故事。这就需要作者有很好的职业训练，不但对史料了如指掌，而且要善于从新的角度去编排、去解释、去阐发。当然历史学家在写作过程中也要发挥想象，但这种想象是以材料为基础，而非小说家的以生活为基础的想象。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编纂是诗化性质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就其基本特征而

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公众“悦”读方面如何叙事。

第四，相对来说，“悦”读作品讲究的是艺术性、启蒙性、可读性，而非学术著作侧重的学术性、知识性、思想性。历史学家讲究的是“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因此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避免不了的，讲究可读性难免让学术含量下降，侧重学术性难免会失去趣味性。但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要用心，不断探索，是能做到深入浅出的。大家写小书的时代真的逝去了吗？前辈著名学者如王力、朱光潜、竺可桢等，都撰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书，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与需要。

第五，“悦”读作品选题不能墨守成规，要能反映学术界的研究方向、趋势与趣味。20世纪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新史学的发达。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研究历史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劳特利奇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出版过不少好书。如前者出版的“牛津通识”系列，就是比较典型的大家小书，无论是选题还是作者的遴选都堪称一流；后者的选题意识尤为突出，出版了诸如《世界历史上的食物》、《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世界历史上的移民》、《世界历史上的消费》、《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等让人叫好的作品，诚如该丛书主编所说：“本丛书专注于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一系列人类历程和制度，其目的就是严肃认真（即便很简单）地讨论一些重要议题，以作为教科书和文献集的补充。相比教科书，这类书籍可使学生更深入地探索到人类历史的某一特殊

层面,并在此过程中使他们对历史学家的分析方式及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有更全面的认识。每一议题都是按时间顺序被论述的,这就使关于变化和延续性的讨论成为可能。每个议题也都是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和地区范围内被评估的,这也使相关的异同比较成为可能”。可见文明史因其能唤起大众的“悦”读兴趣而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市场。

不过当下公众“悦”读中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中国历史热,世界历史冷。从火爆的“百家讲坛”,到各类“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无论是贺岁大片,还是各种图书排行,雄踞榜首的基本是中国历史题材作品。有关域外历史题材的很少,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域外理解得不够多,另一方面说明我们潜意识里存在中国中心主义,什么都以中国为中心。

高手在民间,公众“悦”读作品也不例外。当下流行的畅销作品的作者基本属于所谓民间写手、草根写手,这些作者难免从“戏说”的角度出发,传播一些非历史的知识文化,值得我们警惕。学者应积极担当,做大家小书的事,这是必需,更是责任。

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女儿的十二条箴言,其中第六条就是“学习历史”。可见阅读历史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明白: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尊严获得史。一书一世界,书中自有每位读者的世界。

本丛书为上海市地方本科院校“十二五”内涵建设文科师范一流学科项目,是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目的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编者

2013年1月

致 谢

许多人都为本书作出了贡献，首先是与我同为历史学家的父亲，然后还有一批教师和同事。尤为需要感谢的是维罗尼卡·弗莱彻（Veronica Fletcher），她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协助，还要感谢劳伦斯·比伯（Lawrence Beaber）和德斯皮娜·达诺斯（Despina Danos）提供的其他资料帮助。卡帕拉·西蒙斯（Kaparah Simmons）协助我整理了手稿。此外，我还要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以及丛书主编维姬·彼得斯（Vicky Peters）的引导与支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译丛序言 / 001

致　谢 / 001

第一章 导言：为什么选择西方文明课程？ / 001

第一部分 西方文明课程传统 / 009

第二章 为什么选择西方文明课程：制约成功的因素 / 011

第三章 西方文明课程的衰落及其仍发挥作用的原因 / 022

第二部分 西方文明的兴起 / 033

第四章 文明的定义 / 035

第五章 西方文明形成于什么时期？ / 039

第六章 世界中的西方 / 055

第三部分 西方的崛起（1450—1850） / 061

第七章 成为一个新全球角色的原因 / 064

第八章 西方的转变 / 075

第九章 哪些区域属于西方文明？ / 090

第四部分 当代世界的西方 / 105

第十章 西方文明与工业革命 / 107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分裂 / 118

第十二章 全球化中的西方 / 130

结　语：西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课程 / 143

索　引 / 145

译后记 / 153

第一章

导言：为什么选择西方文明课程？

本书旨在探讨西方文明以及如何在世界史视野下去审视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的问题。在过去 15 年里，围绕“是教授西方文明课程（Western Civ），还是教授世界史这一全新科目”的问题，美国教育工作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有时，公众也参与其中。时至今日，这种争论仍在持续。至于争论细节，我们在此可作一简略概括。争论双方遵循着“非此即彼”的典型争论模式：争论者要么陶醉于西方文明的独特魅力，要么沉湎于世界史的广阔视野，没有人介乎之间。相应的，在西方文明课上，我们没有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世界史的整体框架或世界史中某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西方文明。本书即试图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一些必要的分析审视世界史视野下的西方文明。

我不认为此书可结束争论。毫无疑问，在事实的数量和本质方面以及解释方式等关键层面，我们不得不在西方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之间作出选择。有些人认为，西方文明课程是一独特的体系，它应该被保护起来，远离其他文明的“恶劣影响”，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西方文明课程与世界史课程的融合感到满意。而那些以贬低和攻击西方为己任的世界史家或也不会妥协，不过坦白地说，这种麻烦要少得多，因为这种观念并不被广泛认可，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在联结西方文明和世界历史这两个科目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比过去做得更好，本篇的写作也是以此为前提。而且，还有第二个前提：无论是

在世界史情境下，还是在更一般的情境下，我们在探讨西方文明课程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问题之一便是许多展现西方文明的重要事件没有被清晰地表现出来。对于西方文明课程，相对于分析，我们所做的更多只是假设。而本书也将试图粗略地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有些轻率，但我将迎接这一挑战。

本章主要解决当前教育争论的问题——他们在争吵些什么，为什么争论双方都那么充满激情。接着，在第二章，我们将关注西方文明课程简史，这是美国许多大学和一些高中讨论了一个世纪的议题。它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人们会对西方文明课程如此迷恋，而且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西方文明课程的一些关键事件经常被忽略。之后的章节将转入在世界史视野下解析西方文明，不是展示大量教科书中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已经在考察西方文明课程过程中，甚至在许多世界史教科书中展示过了），而是在将西方文明视为历史主体时，强调什么是需要被思考和讨论的。

最近一次激烈争论发生在 1994 年秋季，当时的一个历史学家委员会（国家招募，用于在学科建设中界定初中教学标准的组织）发布了厚厚一本界定世界史教学标准的书。美国史教学标准紧随其后发布。这两项成果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可以想象，美国史教学标准是导火索，因为它忽视了大量英雄事迹，转而叙述不为人熟知的人物。同时，世界史教学标准也广受谴责，许多守旧的评论者认为它偏离了“侧重叙述西方成就和划时代事件”的传统。出于某些理由，这一世界史标准不仅被看成对西方不够重视，而且被认为倾向于对其他文明传统给予中性，甚至肯定的评价。同时，它还批判性地探讨了西方文明诸如种族主义、西方在近代早期奴隶贸易中处于领导地位等缺陷。美国参议院以 99∶1 的悬殊投票否决了这些标准。投票主要针对美国史标准，不过参议院规定，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人“应当尊重西方文明的贡献”，这就扩大了投票决议的适用范围。虽然决议没有法律效力，但正如一个观察员所说，其对历史教育的潜在效果是极好的。

正如我们之后要继续讨论的，事情远未结束。它发生在国会保守党最混乱的时候，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就在这些标准被提交国会数日之后，议员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就发起了“美国运动”。但它表明，在美国史领域之外的价值观上，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与更广大的公众存在巨大分歧。

争论仍在持续。在国家标准确立之后，许多国家都引入了它们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研究标准，同时，许多标准都适用于“世界史”范畴。实质上，他们认为，学生们应以学习西方历史为主。许多大学保守的董事或委员认为，有必要将西方文明课程定为大学基础课，他们把这作为他们任务的一部分。有一次，我个人也牵涉其中，一个盲目跟风的董事会强迫教师教授西方文明，不过，教师们倒是乐意灌输西方和美国自由的制度、价值观。最初的提议不仅包括开设这一单一课程，而且还要求这一课程内容应只讲到 1815 年。坦言之，我一直不能理解他们这么做的意图，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时间节点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和现代艺术的发展，西方文明开始没落。可喜的是，这一特殊限制被放宽了，但这种限制依然存在。董事会成员热衷于将西方文明课程视为正规教育模式的核心部分，哪怕以引起公众争议和与教师们的短暂争论为代价。另外，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党派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维持和复兴西方文明课程视为新任务，并将学习西方文明课程视为对受教育者的基本要求。

甚至 2001 年的“9·11 事件”也引发了争论。大部分美国人对这次恐怖袭击的反应是，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整个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和中亚地区。但也有保守人士对此提出异议，前副总统的妻子林恩·切尼（Lynn Cheney）就是其中的代表。她认为，这次袭击显示出团结在西方标准周围是多么重要，因此，它不能在更广泛聚焦于整个世界的课程中被淡化。

近二十年来，西方与世界的对抗有些陷入了恰如美国人所说的“文化战争”之中。一个由世界主义者组成的群体认为，鉴于我们生活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之中并受其影响，我们需要了解它，而仅局限于关注西方则不能适应“广泛理解全球化”的时代要求。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人同样对某种西方价值观的局限感到担忧，他们甚至将世界史作为一种抨击西方的手段，只不过在世界史阵营中，这并不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他们通常认为，全球视野可以帮助学生，使他们具备置身于他们自身价值体系之外批判（这

种批判没有必要是敌意的）其潜在局限和狭隘之处的能力。另一群体则相对保守，他们认为，西方文明课程有其特殊价值，应维持其中心地位。他们的坚持反映出他们一种真实的感受（这种真实值得商榷），即西方有着特别丰富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美国人基本价值观的源泉。但除了西方文明的本质之外，美国人的价值观还牵涉其他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化观念，或美国年轻一代的堕落，或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的种族和文化来源日益多样化，或这些因素的融合等，这些不利因素都需要通过教授西方文明课程加以矫正。

世界观冲突使人眼花缭乱，却无法轻易分辨，不过它引出了许多关键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开设和教授西方文明课程的额外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的历史认识？这一问题会使我们全神贯注地反复阅读这篇文章。西方文明课程是否旨在规范美国各种各样的文化，例如对西方历史进行宣扬和粉饰，而不是分析？那么，我们将看到，随着这种西方文明课程教育传统在 20 世纪的发展，我们可通过大量事实推断，许多关键问题——有时包括细致探讨西方文明史事的发生时间，甚至准确的发生地点等，都未被涉及。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可以解决的，但这些问题在被解决之前需要考察其是否符合西方文明课程的教学宗旨。

第二类问题涉及争论双方的协调问题。西方至上的保守派和世界史阵营中少数抨击西方的人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他们试图讨论价值观问题，并在“文化战争”中使用和扭曲历史为他们自己辩护。但在这极端的两派中，也有许多人疑惑为什么不能两者兼而有之。实际上，许多高中的世界史课程正打算这么做，它们将这门课程美其名曰“世界史”，但却花了三分之二的课时讲西方历史。问题是，这种协调对世界历史不公平，因为它们始终在以西方的视角看待这些历史，而且这样做有时也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和分析西方历史。学生们掌握了大量关于西方的历史事实的同时，只是零星地涉猎了其他地区的历史，他们对这些地区历史知识的掌握是少而混乱的。至于另一种协调方式，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学生们能够在高中接受西方历史教育，而如果保守派能够放宽旨在净化大学基础教育的无理限制，那么学生们进入大学后就能接触世界史。即便如此，这样会

产生两个弊端：对于那些未考入大学但想透视更广阔世界的学生们，我们当如何对待呢？对于许多考入大学但对高中阶段的知识掌握不牢，不能将之与大学教育融会贯通的学生们，我们又当如何对待呢？

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能够通过各种序列的编排进行融合，很明显，美国教育能从这种直接尝试中获益。不过，在“文化战争”背景下，这种尝试十分艰难。甚至在进行尝试之前，我们可通过另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西方文明课程，使之更好地与世界史联系起来，以进一步扫清现有的障碍。如此，我们便可减少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在课程设置中不必要的对抗。这就是本书意欲达成的目标。

在这篇导言中，我将先简单作一自我介绍，随后作一些总结。我的专业是欧洲史，一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教授西方文明课，那里至今仍保持着很强的西方文明课传统。当我还是大一新生时，我便热衷于考察西方文明课。欧洲史的魅力加上数位导师的热情使我深深地被历史吸引。至今我还能忆起，在当时的课程中，一些涉及西方文明课程的问题本该探索，却被忽视，不过我当时并不能认识到这种缺陷。即便现在我相信西方文明课程本身过于局限，我也仍然欣赏一门好的西方文明课程的价值和许多致力于教授这样课程的人。我也乐于分享许多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过当时我已开始质疑西方文明课程一些与特定课程相关的设想，尤其是我开始怀疑伟大的哲学观念和西方文明是不是同一回事。我也有一点担心，将世界其他地区排斥在外是否合适——有趣的是，最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当时也在芝加哥任教，只是他也不能削弱他所在机构的西方文明课程传统。我也很疑惑当时芝加哥一种纯粹的坚持，即考虑到 20 世纪极度扭曲了西方真正的价值观，西方文明课程的教授时间应在 1900 年前后截止，这自始至终都不是我所认为好的历史教育应承担的责任。好的历史教育应当帮助学生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让他们同等对待艰难时期和辉煌时期，而我近期的工作就是努力在课程的这一外在层面做些改变。

几年之后，我转向世界史，关注我们所居住的整个世界，而不只是西方，而且，我们需要相应的历史视野。我开始发现世界史也很有趣，并意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